

■ 锐观察

谁在幕后托举了故宫“掌门人”？

林大吉

7月13日《宁波日报·四明周刊》刊登了《从后塘河畔走出的故宫掌门人——马衡与宁波的世纪回响》一文，甬派同日刊登了《甬派特稿|从鄞县走出的故宫掌门人》，读罢心头一震。

马衡守护国宝的背后，是两代宁波人叶澄衷、叶薇卿的隐忍成全，共同托举了中华文脉。

世人皆知马衡是故宫第二任院长，是那位在烽火连天中，用十四年光阴、万里行程，将上万箱国宝从北平一路护送南迁、西迁的“掌门人”。他力阻文物赴台，晚年倾尽万余件私藏捐献国家，功载千秋。

然而，拨开历史的烟尘，很多人不禁想问：在这惊天功绩的背后，究竟是谁在默默托举着这位故宫“掌门人”？读完文章，答案清晰而沉重——那是两代宁波人跨越数十年的隐忍与成全，是岳父叶澄衷的远见卓识，是妻子叶薇卿藏于烟火的深情。

马衡的岳父，是镇海“宁波帮”先驱、“五金大王”叶澄衷。这位少年失学、深知无知之苦的实业家，一生信奉“兴天下之利，莫大于兴学”。他在上海砸下二十万余两白银创办近代中国早期新式学校——澄衷蒙学堂，聘刘树屏当校长，蔡元培任主事，培养了胡适、竺可桢等一批大家；在家乡镇海建义庄，哺育了包玉刚、耶逸夫等“宁波帮”代表人士。

他大概没想到，自己留下的家业，会间接托举起一位未来的国宝守护者；更没想到，女儿叶薇卿会用半生的琐碎日常，去成全一个看似“无用”的梦想。

马衡青年时迎娶叶澄衷之女叶薇卿，婚后十五年寓居上海叶家。那十五年，是他人生最重要的学术沉淀期。彼时叶家富甲一方，多少豪门子弟醉心于声色犬马、商事名利，唯有马衡，一头扎进金石碑帖的冷僻世界里。若没有叶家雄厚的财力支撑，他很难抛开生计压力，从容搜集购买青铜器、碑拓、古籍善本；若没有妻子叶薇卿的一力承担，他更难获得那份“不被俗事打扰”的安稳，得以和吴昌硕、丁辅之等名家交游，参与西泠印社筹建。

史料里的叶薇卿，性子直率，偶尔也会打趣丈夫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，整日对着残碑断碣。但她终究是懂他的。一大家十几口人的吃喝拉撒、人情应酬、子女教养等，全压在她一人肩上。她用看似柔弱的肩膀，为马衡保留了一方安静的书桌。

正是这十五年的沉潜，让马衡练就了甄别古物的慧眼，构建了系统的金石学体系——这份深厚的养学，后来成了他在战乱中判定文物取舍、科学规划迁徙路线的“定海神针”。

1917年，马衡受聘北大，决意举家北上。叶薇卿虽留恋上海的安稳繁华，却二话不说，带着孩子随夫迁居北平。

全面抗战爆发后，马衡常年奔波在押运国宝的路上，生死未卜。北平家里的老小，以及马衡视若生命的毕生收藏，全靠叶薇卿一人在乱世中苦苦护持。可以说，马衡在前线护着国家的“大家”，叶薇卿在后头守住了马家的“小家”。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“护宝”？

看到这些湮没于历史的细节，我不禁掩卷长思。我们今天谈论“文化传承”，往往着眼于聚光灯下的名家巨匠，却常常忽略了那些站在背后的托举者。

叶澄衷的远见，在于他明白财富的终极意义不是堆砌金银，而是养“闲人”；叶薇卿的通透，在于她甘愿收敛自身的光芒，成全丈夫“无用之用”的事业。

他们用商业资本，温柔地孵化了文化资本；用琐碎的日常，坚韧地守护了文明的火种。

反观当下，一些财富积累之后的家庭，家风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。财富多用于子孙的挥霍享乐，后辈沉溺于浮华，鲜有人愿意支持冷门学术，更少有人愿意成全伴侣清贫的理想。家财万贯，最终不过是一场热闹的虚无，于文脉、于社会，毫无增益。这与叶家父女相比，境界高下立判。

马衡晚年将其珍藏的甲骨、碑帖、图书全数捐公，他说：“这是国家的东西。”这份无私，我想，源头活水正是岳父叶澄衷“公利为先”的教诲，以及妻子叶薇卿“无私成全”的爱。一人以商兴文，一人以柔持家，一人以学护史。两代宁波人共同完成了对中华文脉的一次深情托举。

如今，鄞州的“五马馆”落成，宁波博物馆集马衡字为馆名，“马衡奖”激励后学；镇海的叶氏义庄（被誉为“江南第一学堂”）、上海的澄衷学堂，这些建筑、遗址无声地诉说着跨越百年的初心。

而叶薇卿的名字，大多时候只是作为“马衡夫人”被一笔带过。但我相信，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“幕后”与“配角”，才构成了历史最坚实的地基。

真正的家族远见，从不是积攒丰厚家产，而是将财富转化为滋养文化的土壤；一段动人的风骨，也不全是名垂青史的壮举，更藏在那些默默付出、不求闻达的寻常日子里。

一个民族的底气，终究不在于摩天大楼的高度，而在于我们拥有托举文脉的胸襟、格局与担当。



马衡（前排右二）与家人。（邱隘镇供图）



■ 道老古

斯玉梅 文/摄

元代时，由于受运河水量与部分河段地势等诸多因素制约，从江南运输粮食到大都（今北京），以海运为主。至大四年（1311年），庆元路（今宁波）正式开始领受海上漕运任务，漕运船队一般十天左右抵达天津直沽口，再由河道将粮食运至大都。方国珍统治浙东时期，庆元的海

甬上“船王”倪氏家族

倪天泽（1277年—1334年）是倪天渊的哥哥，并未从事漕运，而是以读书为业，以处士身份自居。

张如安教授编撰的《元代宁波文化史》对倪家园林有较为详细的描述。根据理学名家、倪天泽的好友程端礼在《元故处士倪君墓志铭》中记载：“北城有竹墅高公遗址，久芜废。公竭已资得之。因浚池筑室，手植花竹，靓深郁茂，鱼鸟翔泳，如在林壑。居成，延高人胜士，讲诵觞咏，日以为常。”倪

倪天泽的园林与小山

天泽购买了位于城北的昔日高公的“竹墅”遗址，精心打理后有林壑之美，成为读书吟咏的胜地。全祖望在《句余土音·赋高处州竹墅》中注明，南宋礼部侍郎高闾原有“竹墅”在城北。程端礼在《宴倪氏园池诗序》中记下了元统二年（1334年）农历二月初五，倪天泽在这座园中宴请28位宁波士绅的盛况。园子的位置就在今天秀水街区一带。

倪天泽还买下了郡北一里处的一座小山，遍植花木，山下种修竹，山顶凿大池，又建“紫霄游馆”十间，成为城内名胜。后来乌斯道专门为此写了一篇《四明小山记》。清代学者袁钧将这座小山与元代散曲大家张可久联系起来，认为张可久因喜爱家乡的这座小山而自号“小山”，并由此推测他是宁波罗城城北之人。《四明谈助》作者徐兆珩认为，这座小山就在罗城之内。照此推测的话，大致位置应该距离秀水街区不远，应当在街区的北面或西北方向。



秀水街区一角。

倪豫的“介石园”

入明后，倪氏家族迅速没落。乌斯道在为倪可与的长子倪豫写的《介石斋记》一文中，有一句“贻产悉罄于徭役，所存仅木石耳”。也就是说，倪家的大部分财产到了明代，因为徭役而被耗尽了，倪家园林到倪豫手上仅存一些花木石头而已。

倪豫，字克介，像父亲倪可与一样好读书。他以“介石”为书斋名称，将那些奇石列于自己书斋之外，以石来激励自己，看轻荣辱，远离名利，淡泊处世，这也是“介

改造提升后的秀水街历史文化街区，游人如织。南片区域矗立着整个街区中最古老的一座建筑——明代“桂花厅”。桂花厅坐北朝南，三开间，单檐硬山顶，建筑古朴简洁，是秀水街区现存唯一的明代建筑，也是曾经风光无比的倪氏家族留存下来的唯一印记。

倪天泽的园林与小山

天泽购买了位于城北的昔日高公的“竹墅”遗址，精心打理后有林壑之美，成为读书吟咏的胜地。全祖望在《句余土音·赋高处州竹墅》中注明，南宋礼部侍郎高闾原有“竹墅”在城北。程端礼在《宴倪氏园池诗序》中记下了元统二年（1334年）农历二月初五，倪天泽在这座园中宴请28位宁波士绅的盛况。园子的位置就在今天秀水街区一带。

倪天泽还买下了郡北一里处的一座小山，遍植花木，山下种修竹，山顶凿大池，又建“紫霄游馆”十间，成为城内名胜。后来乌斯道专门为此写了一篇《四明小山记》。清代学者袁钧将这座小山与元代散曲大家张可久联系起来，认为张可久因喜爱家乡的这座小山而自号“小山”，并由此推测他是宁波罗城城北之人。《四明谈助》作者徐兆珩认为，这座小山就在罗城之内。照此推测的话，大致位置应该距离秀水街区不远，应当在街区的北面或西北方向。

倪可久的“花香竹影”园

慈溪人，大学者，和兄长乌本良在入明后被朱元璋誉为“江浙文章属二鸟”，宋濂为乌斯道文集作序，夸赞乌斯道“为文峻洁如明珠，起伏如春江涛”。边鲁专门为倪可与画过一幅《花香竹影图》。边鲁唯一存世的作品《起居平安图》现藏天津博物馆，属国家一级文物。

来园中雅集的，还有太守刘羽庭。“太守携壶看藕花，倪家池馆似仙家。佳人行酒杯频覆，童子催诗鼓数挝。”（乌斯道《刘羽庭太守携酒宴倪氏池亭》）刘太守自带美酒前来，玉盘金盞，茵莝碧波，佳人行酒，童子催诗，倪家园林真是宛若仙境！刘

倪天泽的园林与小山

天泽购买了位于城北的昔日高公的“竹墅”遗址，精心打理后有林壑之美，成为读书吟咏的胜地。全祖望在《句余土音·赋高处州竹墅》中注明，南宋礼部侍郎高闾原有“竹墅”在城北。程端礼在《宴倪氏园池诗序》中记下了元统二年（1334年）农历二月初五，倪天泽在这座园中宴请28位宁波士绅的盛况。园子的位置就在今天秀水街区一带。

倪可久的“花香竹影”园

慈溪人，大学者，和兄长乌本良在入明后被朱元璋誉为“江浙文章属二鸟”，宋濂为乌斯道文集作序，夸赞乌斯道“为文峻洁如明珠，起伏如春江涛”。边鲁专门为倪可与画过一幅《花香竹影图》。边鲁唯一存世的作品《起居平安图》现藏天津博物馆，属国家一级文物。

来园中雅集的，还有太守刘羽庭。“太守携壶看藕花，倪家池馆似仙家。佳人行酒杯频覆，童子催诗鼓数挝。”（乌斯道《刘羽庭太守携酒宴倪氏池亭》）刘太守自带美酒前来，玉盘金盞，茵莝碧波，佳人行酒，童子催诗，倪家园林真是宛若仙境！刘

倪可久的“花香竹影”园

慈溪人，大学者，和兄长乌本良在入明后被朱元璋誉为“江浙文章属二鸟”，宋濂为乌斯道文集作序，夸赞乌斯道“为文峻洁如明珠，起伏如春江涛”。边鲁专门为倪可与画过一幅《花香竹影图》。边鲁唯一存世的作品《起居平安图》现藏天津博物馆，属国家一级文物。

来园中雅集的，还有太守刘羽庭。“太守携壶看藕花，倪家池馆似仙家。佳人行酒杯频覆，童子催诗鼓数挝。”（乌斯道《刘羽庭太守携酒宴倪氏池亭》）刘太守自带美酒前来，玉盘金盞，茵莝碧波，佳人行酒，童子催诗，倪家园林真是宛若仙境！刘



倪豫的“介石园”

入明后，倪氏家族迅速没落。乌斯道在为倪可与的长子倪豫写的《介石斋记》一文中，有一句“贻产悉罄于徭役，所存仅木石耳”。也就是说，倪家的大部分财产到了明代，因为徭役而被耗尽了，倪家园林到倪豫手上仅存一些花木石头而已。

倪豫，字克介，像父亲倪可与一样好读书。他以“介石”为书斋名称，将那些奇石列于自己书斋之外，以石来激励自己，看轻荣辱，远离名利，淡泊处世，这也是“介

改造提升后的秀水街历史文化街区，游人如织。南片区域矗立着整个街区中最古老的一座建筑——明代“桂花厅”。桂花厅坐北朝南，三开间，单檐硬山顶，建筑古朴简洁，是秀水街区现存唯一的明代建筑，也是曾经风光无比的倪氏家族留存下来的唯一印记。

倪天泽的园林与小山

天泽购买了位于城北的昔日高公的“竹墅”遗址，精心打理后有林壑之美，成为读书吟咏的胜地。全祖望在《句余土音·赋高处州竹墅》中注明，南宋礼部侍郎高闾原有“竹墅”在城北。程端礼在《宴倪氏园池诗序》中记下了元统二年（1334年）农历二月初五，倪天泽在这座园中宴请28位宁波士绅的盛况。园子的位置就在今天秀水街区一带。

倪天泽还买下了郡北一里处的一座小山，遍植花木，山下种修竹，山顶凿大池，又建“紫霄游馆”十间，成为城内名胜。后来乌斯道专门为此写了一篇《四明小山记》。清代学者袁钧将这座小山与元代散曲大家张可久联系起来，认为张可久因喜爱家乡的这座小山而自号“小山”，并由此推测他是宁波罗城城北之人。《四明谈助》作者徐兆珩认为，这座小山就在罗城之内。照此推测的话，大致位置应该距离秀水街区不远，应当在街区的北面或西北方向。

倪可久的“花香竹影”园

慈溪人，大学者，和兄长乌本良在入明后被朱元璋誉为“江浙文章属二鸟”，宋濂为乌斯道文集作序，夸赞乌斯道“为文峻洁如明珠，起伏如春江涛”。边鲁专门为倪可与画过一幅《花香竹影图》。边鲁唯一存世的作品《起居平安图》现藏天津博物馆，属国家一级文物。

来园中雅集的，还有太守刘羽庭。“太守携壶看藕花，倪家池馆似仙家。佳人行酒杯频覆，童子催诗鼓数挝。”（乌斯道《刘羽庭太守携酒宴倪氏池亭》）刘太守自带美酒前来，玉盘金盞，茵莝碧波，佳人行酒，童子催诗，倪家园林真是宛若仙境！刘

倪天泽的园林与小山

天泽购买了位于城北的昔日高公的“竹墅”遗址，精心打理后有林壑之美，成为读书吟咏的胜地。全祖望在《句余土音·赋高处州竹墅》中注明，南宋礼部侍郎高闾原有“竹墅”在城北。程端礼在《宴倪氏园池诗序》中记下了元统二年（1334年）农历二月初五，倪天泽在这座园中宴请28位宁波士绅的盛况。园子的位置就在今天秀水街区一带。

倪可久的“花香竹影”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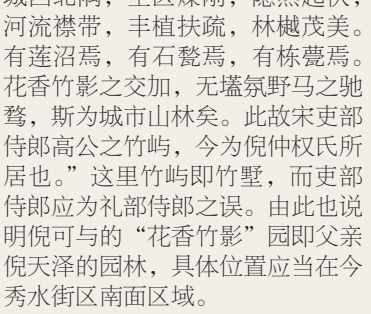
慈溪人，大学者，和兄长乌本良在入明后被朱元璋誉为“江浙文章属二鸟”，宋濂为乌斯道文集作序，夸赞乌斯道“为文峻洁如明珠，起伏如春江涛”。边鲁专门为倪可与画过一幅《花香竹影图》。边鲁唯一存世的作品《起居平安图》现藏天津博物馆，属国家一级文物。

来园中雅集的，还有太守刘羽庭。“太守携壶看藕花，倪家池馆似仙家。佳人行酒杯频覆，童子催诗鼓数挝。”（乌斯道《刘羽庭太守携酒宴倪氏池亭》）刘太守自带美酒前来，玉盘金盞，茵莝碧波，佳人行酒，童子催诗，倪家园林真是宛若仙境！刘

倪可久的“花香竹影”园

慈溪人，大学者，和兄长乌本良在入明后被朱元璋誉为“江浙文章属二鸟”，宋濂为乌斯道文集作序，夸赞乌斯道“为文峻洁如明珠，起伏如春江涛”。边鲁专门为倪可与画过一幅《花香竹影图》。边鲁唯一存世的作品《起居平安图》现藏天津博物馆，属国家一级文物。

来园中雅集的，还有太守刘羽庭。“太守携壶看藕花，倪家池馆似仙家。佳人行酒杯频覆，童子催诗鼓数挝。”（乌斯道《刘羽庭太守携酒宴倪氏池亭》）刘太守自带美酒前来，玉盘金盞，茵莝碧波，佳人行酒，童子催诗，倪家园林真是宛若仙境！刘



倪豫的“介石园”

入明后，倪氏家族迅速没落。乌斯道在为倪可与的长子倪豫写的《介石斋记》一文中，有一句“贻产悉罄于徭役，所存仅木石耳”。也就是说，倪家的大部分财产到了明代，因为徭役而被耗尽了，倪家园林到倪豫手上仅存一些花木石头而已。

倪豫，字克介，像父亲倪可与一样好读书。他以“介石”为书斋名称，将那些奇石列于自己书斋之外，以石来激励自己，看轻荣辱，远离名利，淡泊处世，这也是“介

■ 说马

千姿百态拴马桩

凸嵌的拴马桩。（摄于山西省吕梁市碛口镇西湾村）

桑金伟 文/摄

拴马桩是流行于中国北方的传统石雕，是古代建筑门前拴系马匹、为骑手服务的一种设施，它不仅是实用工具，更是财富与地位的象征。进入汽车时代后，拴马桩原本的功能逐渐消失，雕刻精美的拴马桩成了艺术品和收藏品，因此，拴马桩如今在南方也常能见到。

拴马桩是拴马用的，但拴马并非一定要用到拴马桩。我之前去云、贵、青、藏等地农村采风，看到农家多有马匹，但使用拴马桩的并不多。可见一般人家拴马是比较随意的，今天能成为收藏品的拴马桩，当年大多是官家或大户人家置办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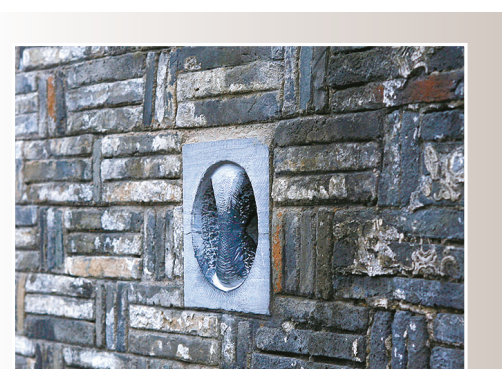
我把拴马桩分为嵌入型和柱型两类，它们都以石质材料为主。嵌入型的拴马桩大多砌入墙中，有平的，也有凸的。窃以为两者用来系马绳同样方便，只需将马绳穿过中孔即可。柱型的拴马桩是埋入地里的，要占用一些土地面积，而且埋入地里不会太浅，否则柱桩容易不稳。

柱型的拴马桩往往精雕细刻，雕刻大多集中在柱顶，造型以瑞兽为主，如狮子、猴子、朝天犴等。人们收藏的多是这类拴马桩。笔者曾在慈溪天元古玩城拍到一组十二生肖石刻拴马桩，非常漂亮。

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刻凿的柱型拴马桩很出名。我曾拍过一根“武士拴马桩”，武士腋下的开孔是用来穿马绳的。澄城是千年古县，又距古都长安不远，因此不难理解为何历史上这里盛产拴马桩。

拴马桩在西安美术学院是一个标志性的符号，仿佛随处可见，却又是精心布局。西安美院校园内展示有9600多根拴马桩，学校收藏总量为21000多根，无论拴马桩的数量、质量还是艺术价值，都位居全国第一。在古都西安的街巷行走，可以看到不少人热衷收藏雕刻精美的拴马桩，我曾拍过很多照片。

拴马桩的形象千姿百态，其背后的内涵丰富厚重。譬如从雕刻的常见人物形象、动物形象，可看出当时这个地区的民风民俗、多民族文化交融等内容。可以说，每一根拴马桩都是一部家族史、地域史、文化史、艺术史。



平嵌的拴马桩。（摄于安徽省合肥市三河古镇）



在西安美院，拴马桩随处可见。



武士拴马桩。（摄于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）



十二生肖拴马桩。（摄于慈溪天元古玩城）